

第三章 西斯的方式

涡轮升降机的门刷地打开了，安纳金靠在墙上，脚下散落着一堆被剑刃切断的机器人零件。外面看起来是个相当普通的候梯厅：苍白、光洁、空旷。

终于到了。

安纳金的整个身体都随着灼热的蓝色剑刃颤动。

“安纳金。”

欧比 - 旺站在对面墙边，镇定得让安纳金难以理解。他低头看了安纳金手中的光剑一眼。“安纳金，我们的任务是援救，”他轻声说，“而不是制造骚乱。”

安纳金丝毫没有放下武器的意思。“那杜库怎么办？”

“确保议长安全离开之后，”欧比 - 旺神秘一笑，“我们可以把整艘船炸掉。”

安纳金的机械手指握紧手中的光剑，直到剑柄发出嘎吱的呻吟。“我倒情愿用双手解决掉他。”

欧比 - 旺小心翼翼地闪身离开涡轮升降机。外面没人开火。他示意搭档跟上。“我知道这很难，安纳金。我知道对你来说，这事儿掺杂着太多个人情感。但你务必格外小心，牢牢记住自己接受的训练——我说的不光是战斗训练。”

热血涌上安纳金的脸颊。“我不——”我不是你的徒弟了，他在心底无声地大喊，但这只是一时冲动。他把涌到嘴边的话咽了下去，“我不会让你失望的，大师。也不会让帕尔帕廷议长失望。”

“对此我毫不怀疑。你要记住，杜库和那个名叫文崔斯的女人不同，他不光是个黑暗绝地武士，还是个西斯尊主。这个陷阱随时可能收拢，而可能受伤的不仅是我们的身体。”

“嗯。”安纳金收起剑刃，离开欧比 - 旺，走进候梯厅。远处传来隐隐的爆炸和震荡，地板像洪水中的木筏一样晃动起来，但他毫不在意。“我只是觉得——他实在作恶多端——不光是跟绝地武士团作对，还损害了整个银河系——”

“安纳金……”欧比 - 旺的声音里带上了警告的意味。

“别担心，我没发火，也不打算报仇。我只是——”他举起光剑，“我只是很希望结束这一切。”

“期待——”

“会让我分心。我知道。我还知道，希望与恐惧一样虚妄。”安纳金勉强露出一丝微笑，“现在你特别想说的话，我全都知道。”

欧比 - 旺有些懊悔地微微鞠了一躬，但他的动作充满慈爱，就像给了安纳金一个拥抱。“也许总有一天我会改掉教训你的习惯。”

安纳金终于笑出了声。“我可是头一回听到你承认这事儿。”

到了将军室门外，他们停下脚步：这是一扇椭圆形的镀乳白色雕金巨门。安纳金凝视着门上幽灵似的倒影，凭借原力感受着室内的情形，再让原力融入自己的身体。“我准备好了，大师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他们并肩站了片刻。

安纳金没有看自己的搭档，而是紧盯着大门，透过这扇微微发光的门，探寻着来自不可知未来的蛛丝马迹。

他无法想象没有战争的日子该是什么模样。

“安纳金，”欧比 - 旺压低声音，温暖的手按在安纳金胳膊上，“在所有绝地武士里面，我最愿意和你并肩作战。你是我最棒的搭档。”

安纳金转过头，发现欧比 - 旺的眼神十分陌生。尽管已经搭档多年，欧比 - 旺如此情感深沉的眼神却极其罕见。安纳金感觉自己心里涌起纯粹简单的情愫，就像感觉到直接来自原力的诺言。

“我……我也一样，大师。”

“我觉得，”他曾经的师父语气十分轻松，但说出来的话却令人震惊，“你应该开始试着叫我欧比 - 旺。”

“欧比 - 旺，”安纳金重复道，“我们去救议长吧。”

“好的，”欧比-旺回答，“上吧。”

杜库在一架涡轮升降机里通过全息图像继续监视着克诺比和天行者。他看着他们小心翼翼地穿过将军室入口的平台，步步谨慎地走下弧形楼梯进入主厅。他们走得很慢，背脊紧靠舱壁。伴随着数次鱼雷爆炸，旗舰颤抖不已，灯光再次熄灭。一旦维生系统的能量被抽走用于控制损伤，照明总是第一个被牺牲掉。

“尊主大人，”舰内通信频道里，格里弗斯的声音听起来忧心忡忡，“船体受损越来越严重了。30%的自动武器系统已经失效，而且我们也许很快就将失去超空间机动能力。”

杜库审慎地点点头，蹙眉看着那两个幽灵般的半透明小人鬼祟地摸向帕尔帕廷身边。“通知所有部队撤退，将军。飞船准备跳跃。等我解决了绝地武士，再到舰桥上跟你碰头。”

“遵命，尊主大人。格里弗斯告退。”

“你确实该滚蛋了，恶心的家伙，”杜库对着已经关掉的通信器嘀咕道，“你的好运和时间都已经到头了。”

他丢下通信器，任由它骨碌碌滚过甲板。现在已经用不着它了。一旦杜库自己安全离开，格里弗斯还有那些恶心的保镖就将同巡洋舰一起完蛋。

他冲着身边两台笨重的超级战斗机器人点头示意。一台机器人打开升降机的门，然后它们俩一起走出电梯，分别把守在电梯门两侧。

杜库理了理闪光的甲布斗篷，昂首阔步地走进不太明亮的候梯厅。借着昏暗的光线，他看见将军室大门依然冒着袅袅青烟，那两个绝地蠢货用光剑在门上划了个洞。从洞里钻过去或许得冒着裤子被烤焦的风险。杜库叹息着挥挥手，被损坏的乳白色大门悄无声息地滑开了。

他可不想穿着着火的裤子跟两个绝地武士作战。

将军室主厅正中摆着一张巨大的会议桌，安纳金和欧比 - 旺分别沿着桌子两侧的椅子悄然绕行。炮火无声闪烁——整间屋子里唯一的光线来自房间另一头的弧形观景墙，巨大的屏幕上战火纷飞，涡轮激光炮、高射炮激烈互射，不时有舰艇爆炸，留下一朵朵超新星般绚烂的烟火。

一把高背椅在这片修罗场上投下突兀的影子。

隔着会议桌，安纳金看了眼欧比 - 旺，冲前方那片阴影点了点头。欧比 - 旺回了他一个绝地武士的手势，意思是“小心前进”，随后又示意“准备行动”。

安纳金紧抿嘴唇。难道他还需要提醒？一路上在涡轮升降机里遇到了这么多麻烦，现在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，说不定这里藏着满满一屋子机器佣兵！

灯光重新亮起。

安纳金停下脚步。

现在他看清了椅子里的人影——那的确是帕尔帕廷议长，而

且周围没有任何机器人。他略微放下心来，但是——

帕尔帕廷的情况看起来很糟糕。

议长看起来老了很多，像尤达大师一样满面沧桑。他似乎被无穷的岁月压垮了，筋疲力尽，痛苦不堪。更糟糕的是——

安纳金从未想过会从议长脸上看到这副表情，震惊得屏住了呼吸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

帕尔帕廷看起来吓坏了。

安纳金一时语塞。他想不出自己该说什么。现在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：格里弗斯和杜库到底做了什么，才能让这么勇敢的人脸上出现恐惧的表情——

想到这里，他全身的血液几乎沸腾起来。他绷紧脸，心头阴霾密布，耳边仿佛又响起了滚滚的雷声，那雷声来自阿尔戈纳，来自贾比姆。

来自塔斯肯营地。

安纳金看不出欧比 - 旺的内心是否也一样痛苦，这位绝地大师和平常一样彬彬有礼地微微垂首行礼。“议长。”他的语气冷静、谦恭而殷勤，就像只是在跟银河参议院大走廊里偶遇的熟人打招呼。

帕尔帕廷只是紧张地低声提醒：“安纳金，你背后——”

安纳金没有回头。不需要回头，他已经听见了靴跟和磁性鞋掌踏上入口平台的咔嗒声。他身体内外的原力猛地绷紧，就像受惊的人握紧了拳头。

透过原力，他感觉到帕尔帕廷的目光紧盯着自己背后的那个人。恐惧从议长体内喷涌而出，就像热气遇冷后变成的缕缕白烟。他感觉到那股冷冽的力量进入了房间，比迈诺克呼出的气息更加寒冷，如冰匕首一般直插他的后背。

真有趣，他心想。见识过文崔斯以后，我总觉得黑暗面的人应该是火辣辣的……

他的紧张感倏地消解。光剑已然在手，他咧开嘴唇，露出残忍如克雷特龙一般的笑容。

他突然能够开口说话了。

“这个，”他低声安慰帕尔帕廷，同时也是向自己保证，“不是问题。”

入口平台上传来一个低沉优雅的声音，带着浑厚的共振，如克林橡木制成的圆号一般。

那是杜库伯爵的声音。

“克诺比将军、安纳金·天行者，先生们——此刻我使用的是这个词最宽泛的含义——你们是我的阶下囚了。”

现在，安纳金心头再无一丝疑虑。

入口处的平台为杜库提供了有利的地势，让他能够居高临下俯瞰两位绝地武士，在最后这场闹剧开始之前发表一番演说。

和所有闹剧一样，即将到来的演出将遵循一套残酷的逻辑，走向早已写好的荒谬结局：杜库终将被渺小的绝地武士击败。随

便哪位绝地武士都可以。真可惜，他的老朋友梅斯今天并不在场。他敢肯定，那位科伦人¹绝地大师一定乐于见到这场大戏。

杜库总是偏爱有教养的观众。

不过至少还有帕尔帕廷。议长被锁在房间另一头的大椅子上。在他身后的观景墙上，太空中激战正酣。他的影子孤零零地投射在战场上，犹如张开的战争之翼。但帕尔帕廷更像是个导演，而不是观众。

这两种角色截然不同。

天行者留给杜库的只有背影，但他的光剑已经激活，颀长瘦削的身体稳如磐石，蓄势待发，看起来甚至有些发抖。真是可悲。这孩子也配叫绝地武士。

而克诺比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。他是个老派的绝地武士，就像曾经的杜库一样。现在，他站在原地，冷静地凝望着杜库和护卫在杜库身侧的超级战斗机器人，双手微张，非常轻松，脸上仅仅露出些微好奇。

呵，天行者永远不会明白，为了让他获得这场虚假的胜利，西迪厄斯尊主如何殚精竭虑，周密计划，如何绞尽脑汁，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精心导演出这套大戏。想到这一点，杜库心头就掠过一丝阴郁的满足感，为自己那不为世人知晓的伟大举动而孤芳自赏。天行者更不会懂得，杜库被他击败是多么匠心独具的杰作。

1 梅斯来自于哈伦卡尔星球，该星球的人类自称科伦人。

但这就是人生。为了崇高的目标，必须有所牺牲。

说到底，战争尚未结束。

他召唤原力，让它凝聚在自己体内，鼓荡在身体周围。他吸入原力，让它在心中盘旋往复。他牢牢依附在原力之上，直到感觉整个银河系在自己周围旋转。

直到他成为宇宙之轴。这是黑暗面真正的力量。早在孩提时代，他就隐约觉察到了这股力量。其后的漫长一生中，他一直苦苦追寻，直到达斯·西迪厄斯向他揭示，黑暗面的力量一直都属于他。黑暗面不会把他带到宇宙中心，只会让他成为宇宙中心。

他将力量吸收到体内最深处，直到原力只为了服务于他的意志而存在。

现在，下面的情况出现了微妙的变化——虽然从表面上看似一切如常。凭借黑暗面的力量，杜库精确地评估着下面几个人的情况。

克诺比光芒万丈，清澈透明。他是一扇窗户，透过他能看到被原力之光照亮的广阔牧场。

天行者是一团风暴云，点缀着危险的闪电，旋涡里孕育着可怕的飓风。

当然，还有帕尔帕廷：他已经超越了力量，深不可测。哪怕是用黑暗面的眼睛探查，帕尔帕廷也犹如黑洞。他平凡的外表下隐藏着绝对的虚无，比黑暗更黑。

那是原力的黑洞。

作为无助的人质，他的演出天衣无缝。

“去求援！”他嘶哑的嗓音里充满惊恐，就连杜库都听不出破绽，“必须求援。你们俩谁都不是西斯尊主的对手！”

天行者转过头来，迎上杜库的目光。自吉奥诺西斯废弃机库一战之后，他终于再次直面杜库。他的回答既是对杜库说的，也是对帕尔帕廷说的。“这句话应该告诉在纳布被欧比-旺大卸八块的那位。”

唔，完全就是虚张声势。摩尔只不过是头动物。受过训练的动物，但仍只是动物而已。

“安纳金——”通过原力，杜库感觉到克诺比并不赞成天行者的虚张声势。他还感觉到，克诺比轻松地控制了自己，专注于眼前的局势。“这次我们一起上。”

凭借锐利的眼神，杜库察觉天行者的机械臂遽然握紧手中的光剑。“正合我意。”

好吧。是时候向前推进这幕小小的喜剧了。

杜库前倾身体，甲布斗篷像翅膀一样张开。他轻轻一跃，借着原力优雅缓慢地落在下层会议桌一头。然后，他挑起一边眉毛，俯视着两位绝地武士。

“请拔剑，先生们。在议长面前，我们应该表现得像样些。”

欧比-旺双手举起光剑，摆出阿塔鲁防御式，这也是奎-刚和尤达惯用的剑式。剑刃噼啪现形，空气中飘起一股闪电的气味。“这次你休想逃出我们的掌心，杜库。”